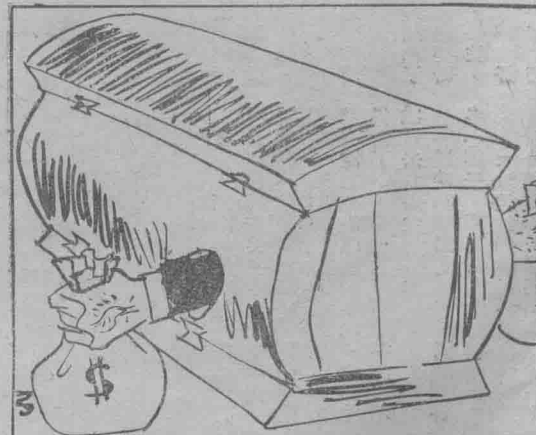




死 的 個
後 生 人
江 棟 良 作
前 主 義
與 義



捧著從泥水裏拖起來的洋娃娃，紅英想起了這還是媽昨晚才買回來的新洋娃娃，眼眶裏禁不住滾出了兩顆大淚珠。跟著就「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這洋娃娃是這麼美麗好玩的：

卷髮下坎著一對會動的大眼睛珠子，在它的背上一按就會叫出「媽媽」的聲音來，穿著玫瑰紅的紗衣，頭髮上還繫著黃色的絲帶。紅英是這樣高興地一早就趕到校裏來，躲開了她的保姆徐媽去找阿英的。

阿英閃著他的羨慕的眼光，瞧著這洋娃娃；臉上的肌肉在牽動著，好像要說什麼似的。

「跟我來吧，我們一起玩，好不好？」

阿英聽著這話，拖起一雙半濕的破鞋，一跳一闖地跟在紅英的後面。許多孩子都射著羨慕的好奇的眼光，望著紅英手裏所抱的洋娃娃。

石階已經乾了；在最高的一級上，他們並排的坐了下來，紅英是最愛座在這地方睜大了眼睛靜聽阿英講述那兒童畫報上的故事的。今天他們格外的高興。柔和的太陽正照著石階的一角，清爽的晨風吹拂著他們的臉。紅英是這般可愛的孩子，嘴角上常掛著一個天真可笑的笑；濃黑的短髮披在兩邊，襯出紅紅雙頰；眼珠子是黑而且活靈的；穿著水紅的齊膝的短衣，高興得儘把腳上的小皮鞋在石階上踏得「咯咯」的響。阿英摸著洋娃娃的蘋果般的臉，自己的瘦臉上也泛起了天真的笑；他的臉是缺少營養的臉，笑起來不像紅英會掀起兩片紅頰；瘦小

的身體裹在一件灰色的舊衣裏；襪子短短的露出兩條細腿；他的聲音特別的清脆，說起話來就像在唱歌。

他們活潑地開始講起洋娃娃的故事來：說怎樣給洋娃娃造一只床，做一條被和一個枕頭給洋娃娃睡，再要買件小大衣，預備放學後回去時給洋娃娃披上。他們快樂地說著，於是事情就發生了：紅英說要給洋娃娃取個名字阿英就叫「紅」很好，紅英說不好，因為小紅的「紅」字和自己紅英的「紅」字相重，阿英說就因為洋娃娃和她一樣的美麗，一樣的有對活靈的眼睛和蘋果般可愛的臉，應該叫小紅才對。這樣的事論著，一個不小心，洋娃娃就從阿英的手裏掉了下來。滾過兩三級石階，恰巧跌到水窪裏去了。

昨夜的雨是大的，操場上積了十幾處的大水窪，而且水也有三四寸深沒乾呢。洋娃娃跌到水裏，登時就起了一陣水花，窪裏的泥水也漾起了水圈向窪的四週展了開去。兩個孩子「噢」的一聲瞪著四隻大眼睛站了起來。阿英禁不住呆了。臉上樣過一陣異樣的顏色。這時於他真是件天大的禍事。媽不是常關照他在校裏別多玩人家的東西嗎？他悔恨起來，心裏又害怕，像一塊大石頭壓在他的身上。抖動著小嘴，像安慰自己又像安慰紅英似的低聲地說著：

「不要緊，不要緊。」

懷著僅有的一個希望，但願這洋娃娃或者祇弄髒了外面，那麼洗一洗也還不妨。可憐的孩子還這一的希望著，蹲到水邊，小心的拖起這連泥帶水的洋娃娃。洋娃娃是洗了個泥水澡，玫瑰紅的衣裳也濕透了，阿英用手揉著它的卷髮，欣慰

越擦越糟，變成污黑了。

自己身上的舊衣服擦著它臉上的污泥；誰知洋娃娃的頭髮是靠膠水黏牢的，遇到了水，膠水失了效用，再經他一弄就一根根的脫了下來，臉蛋兒呢又是綵緞做的，越擦越糟，變成污黑的了。

紅英從阿英手中把洋娃娃奪了過來，瞧著這樣了，想起了還要給它做衣裳造床，每天陪她上學校，晚上睡在她的枕畔和那些有趣的好玩的事，不覺心痛起來，哭了，把洋娃娃抱得緊緊的。

太陽已經很濃了，照在紅英的



紅臉上，把兩串淚珠照得晶瑩發亮。水紅色的衣裳污了一大堆爛泥。阿英呢，伸著兩隻泥手，瞪著眼瞧著她手裏的洋娃娃和正在往洋娃娃的泥臉上掉的晶瑩的淚珠。他害怕得發了呆，因為他記得他媽媽是不准他去玩人家的東西的。

這時在他們的四週早圍住了許多小孩子，用不同的語調嚷着：

「洋娃娃弄髒了！」

「阿英摔了紅英的洋娃娃！」

「一個洋娃娃給阿英弄壞了！」

每一對眼睛都關心著這難題的

洋娃娃，每一個臉上都浮出『可惜』的神氣。

在操場的另一角上，徐媽正在和她的同伴——別的孩子們的保姆——談天。她聽見哭聲，知道是她家的紅英，就趕了過來。看見紅英棒着繃了的洋娃娃哭得這般委頓的樣子和阿英站在旁邊的慌張的靜氣，又聽見孩子們獻殷勤地嚷着的話，她明白了這是什麼一回事。於是『擦擦』兩下不偏不歪的正打在阿英的後腦上：

『我早知道你這野小子不是好東西啊！看我回頭不告訴你媽讓你吃一頓苦。』早也纏着我紅姑娘，晚也纏着我紅姑娘，還不是想她手裏的東西玩？這下子好，弄壞了看你今天有得過！

醜積子好久的眼淚忍不住奪出眼眶來。阿英也哭了。

『紅姑娘，太太不是常對你說別跟那些髒孩子在一起玩嗎？你老不肯聽話，跟他們玩總是你吃虧的。你是大人家的小姐，為什麼要跟這些窮孩子在一起呢？快些別哭了，等回讓我去告訴阿英媽，叫他今天挨頓打，也出出你的氣。別哭了，聽見嗎？』記着我的話下次別再和髒孩子玩。回頭還家叫太太再買一個更大的洋娃娃給你。揩揩眼淚，快上課了，給人家看見了笑話。

想着有一個更大更好的洋娃娃，紅英慢慢的收了眼淚；瞧瞧阿英，阿英哭得好淒慘。『今晚准要挨頓打了，叫徐媽別告訴他媽吧。阿英還會講故事呢，真的，故事是那麼好聽的。』紅英想着一隻手却給徐媽牽着：

『走吧，乖孩子，別理他。』

徐媽咕嚕着拉着她走了。一隻小手被牽着，另一隻小手在擦着眼睛，而徐媽的另一隻手呢？是倒提了洋娃娃的一隻腿。

阿英挨着自己的頭，懊悔和害怕，成了眼淚一串串的得了下來。想起了要是徐媽真去告訴了媽，媽那怎辦呢？媽一定要發怒的，媽不是常說阿英比不得人家的孩子，沒爸又沒錢，不要和有錢人家的孩子在一起玩。阿英懊悔不說拿紅英的洋娃娃來玩的。徐媽的徐眼睛多可怕，她會不會逼着媽去買一個新的還她呢？

『什麼事啊？阿英，一個人在哭？』一個和柔的聲音在阿英的平邊響着，這是一個年青的先生，她扳着阿英的肩，阿英是蹲在石階上，哭得更利害了。年青的先生問着站在旁邊的孩子們，『小孩子的怕怕先生的，躲開子，另外兩個大的却都說：』

『阿英摔壞了紅英的洋娃娃，拍挨媽打。』

年青的先生默默地撫着阿英的頭，她懂得窮孩子的悲哀，她更懂得沒爸的孩子的悲哀。

『跟我來，阿英，快別哭。』

阿英睜着淚眼遲疑着一隻手却被牽着走了。

年青的先生是向着她的寢室裏走的。

『阿英別哭，先生歡喜。』像承受着從未承過的受撫，阿英忍住了哭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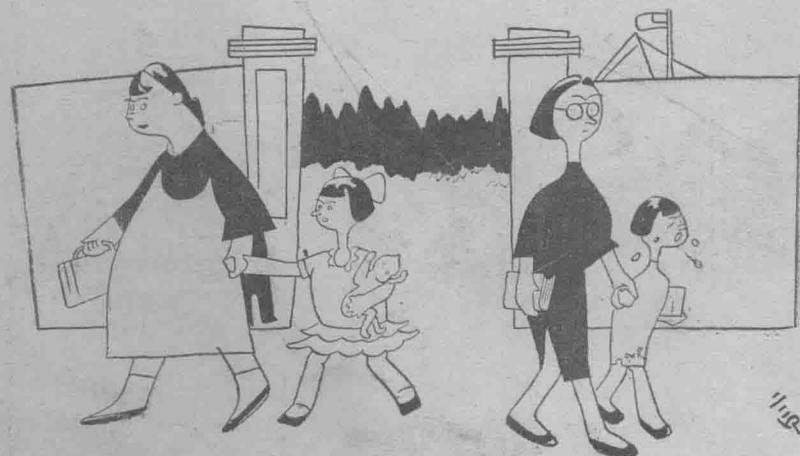
吻着阿英的臉，半響，先生沒講話。

『徐媽會不會告訴我媽呢？先生！』又一會，阿英紅着眼睛低聲的担心的問。先生笑了，說有先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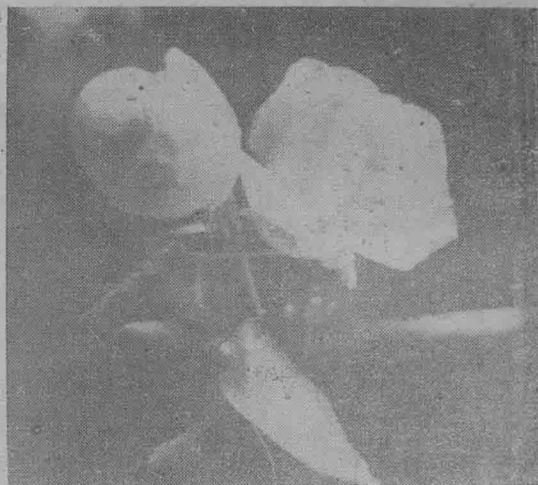
在徐媽不敢。

『紅英不再和我好了！』半響，阿英又失望地自語着。『不會的，好孩子，為什麼紅英不再和你好呢？好朋友總是好朋友，不會不好的。』阿英聽了先生的話，臉上的微笑又浮了出來。先生是不會知道阿英被打的事，孩子們都只知道阿英不好，棒

。的走裏室寢的她着向是生先的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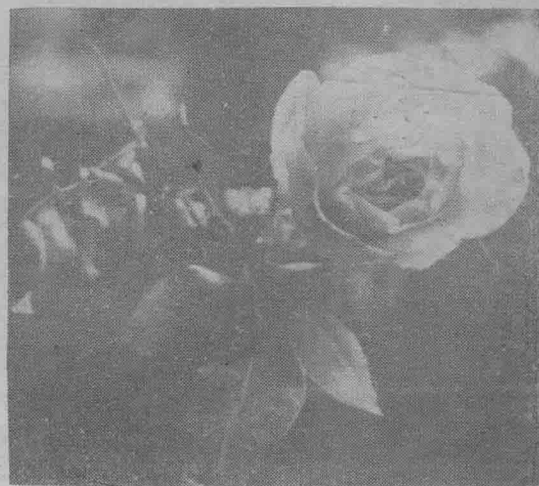
壞了紅英的洋娃娃，阿英自己呢，只要徐媽不去告訴媽，紅英再會和他好，被打兩下又算得了什麼？而現窮孩子又是慣於被打的。黃昏的天空燃燒着晚霞，操場上映得紅紅的，水窪早已乾了。站在寢室的窗前望着兩個活潑的孩子拉着手走了過去，年青的先生笑了。



花 萼

女 花
人 與

苞 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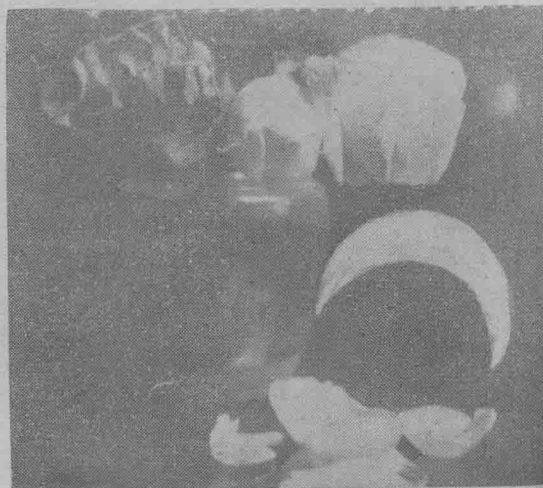


年年如花

龍 穆

作 一

缺月謝花



社會舞台

茅恩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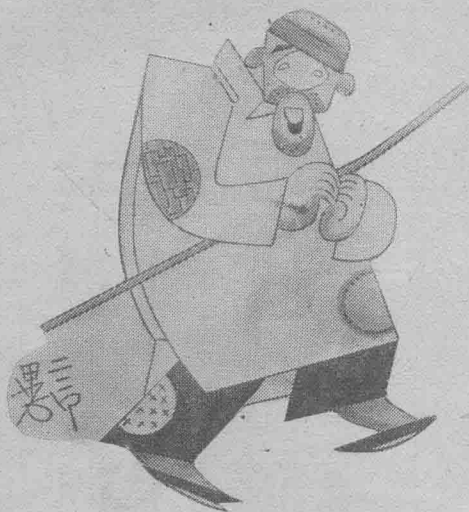
鬚生，郝亮星，工架老練，戴上假面具，專演跳加官。



花衫，蘇楊花，南北早馳名，春宵一曲勾人魂，專演全本玉堂春。



武淨，曾海為，江湖人稱贊，專演盜御馬，打家劫寨。



小丑，蕭稀喜，哭笑硬軟齊，拾黃金是拿手戲。



美味粉與

社會名人

有同樣的

功用和效

能？

江毓祺作



果然等樣

架子大——空心無妨

脚力硬——不致動搖

面具善變——可以應付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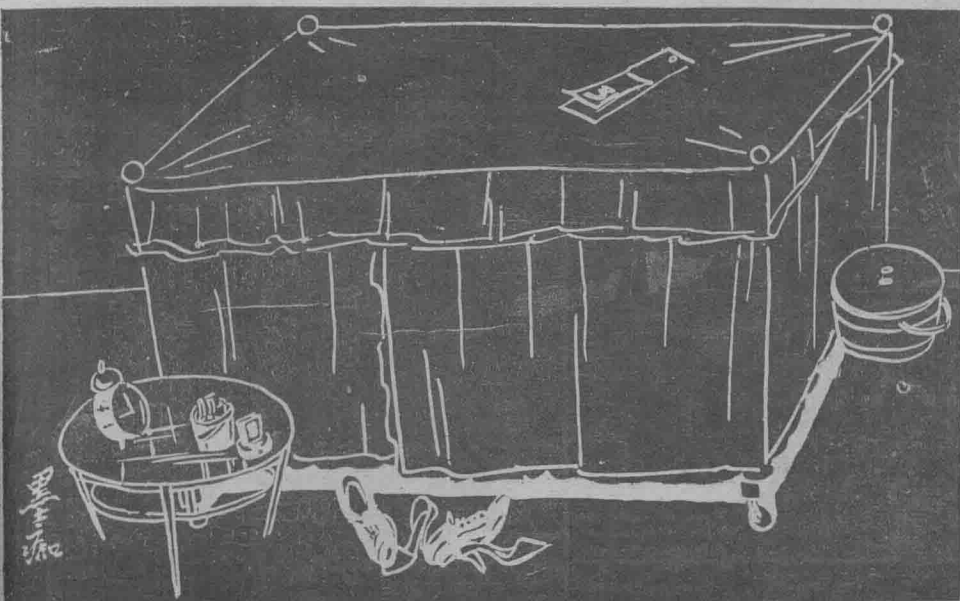
手腕靈活——一手扇涼風

一手殺人

李名生作

一年之計在於春
一日之計在於晨

王墨熾作



女男的上求需種某在是同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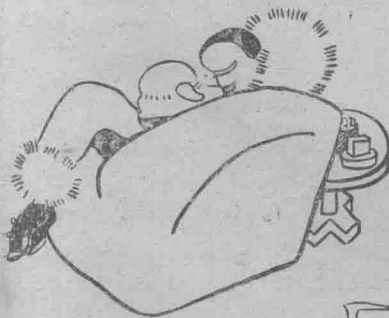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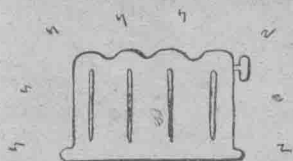


鷺鷥
鷺鷥

冊五歲的眞男子
阿王
瞿松壽作



青春時的
鷺鷥
陳靜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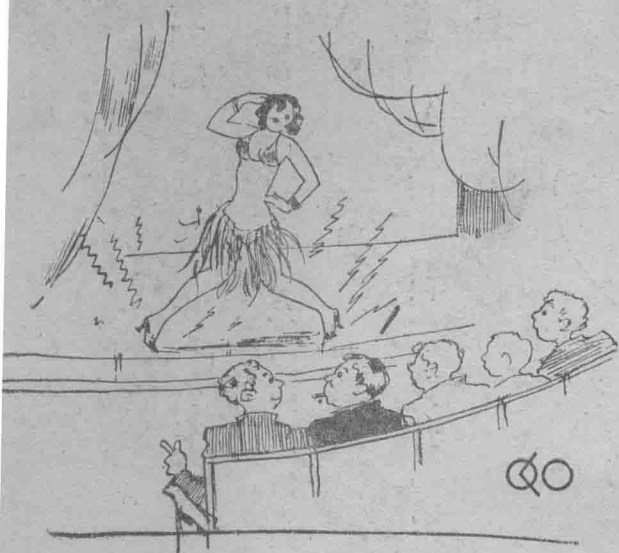
春夏秋冬——吃了逍遙

丸的人們的四季樂

金劍凡作

作如青

衆觀的排前最



失去時間性

毓作

提高女權的實施

陳靜生作

春與初戀

張英超作

陽光晒得暖暖的，風吹得軟軟的，分明是春的季節，春天人是懶洋洋的。心是暖烘烘不消說春光撩動了春情。

不會像假道學般的振着造咒咀着戀愛，也沒有單戀或失戀而引起了對戀的厭惡，春

天那麼的誘人的季節，

趨向於感覺主義的富於感情的人們，不虛偽的

讓我們有個機會來談一些關於春的戀。

到春來：芽偷偷萌着，蕾偷偷苞着，春天也像處女般的偷偷撩撩澀澀羞羞的蒞止於人間，假如把春來像微戀愛時春不像初戀麼；

初戀有無限的溫馨和甜郁，初戀的印象是深刻化與典型化，從新感覺的 Point of View 初戀的每一個場合真肖像春予以的感應。

春光最易老去，初戀誰都知道短暫，蒞臨了



“瞧春光是那麼明媚，宇宙是那麼明朗，愛的！世界上的一切為我們展開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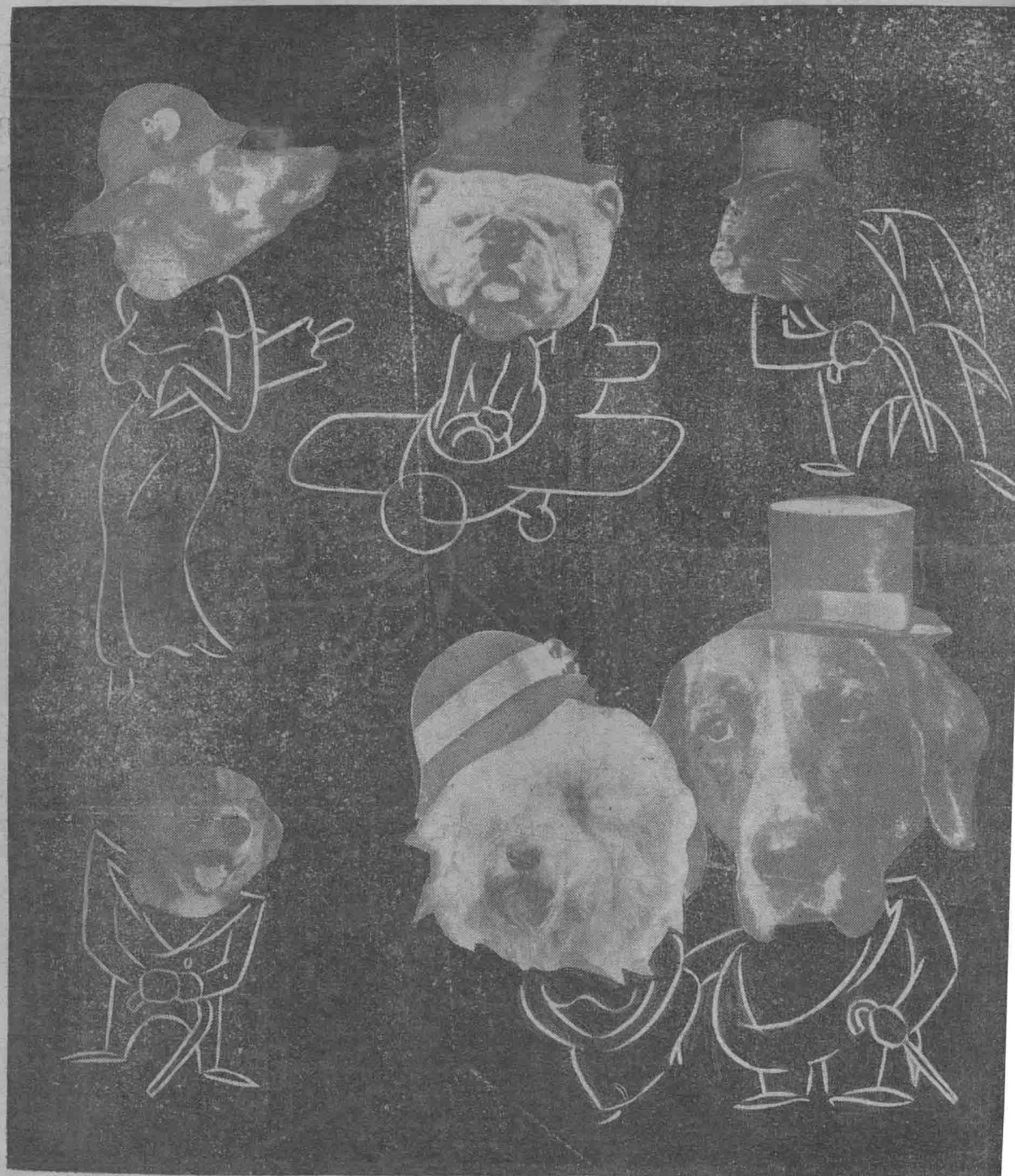
“爲什麼一聲也不響”？

“唔”！一切都太美麗咧，真不知道說什麼好？！

“愛的讓我們擠緊一些，別給春風吹來；

吹亂了擅動的心弦”！





男女相互論

錢 漢

新郎新娘之外

小姐們在喝人家的喜酒，偏要她自己那般盡量裝扮，這說是同新嫁娘去比美固然無意思，即是借此找個如意人也還不通！

有人解說這是遺風，從前思想不開展。姑娘難得出門，喜筵是鄭重的宴會，衆目昭昭之地，再說愈是有異性注意的地方，自然該得大事裝飾，引得同性一聲稱羨，也是值得夜晚去做甜夢。

一經解說，倒有點相像。

新房中開始笑話，女性雖不敢加入，但也不肯退出，聽聽快意，想想好笑！

新娘雖難做，但用不着學，歡喜躲在新房裏看是：要聽男性們說笑話，即使肉感些的雙關語，他們都以爲好玩有趣；他們誰個不會開口的，便批評是時代落伍人。

年青的看見她們都漂亮，妙語如珠不斷頭。

